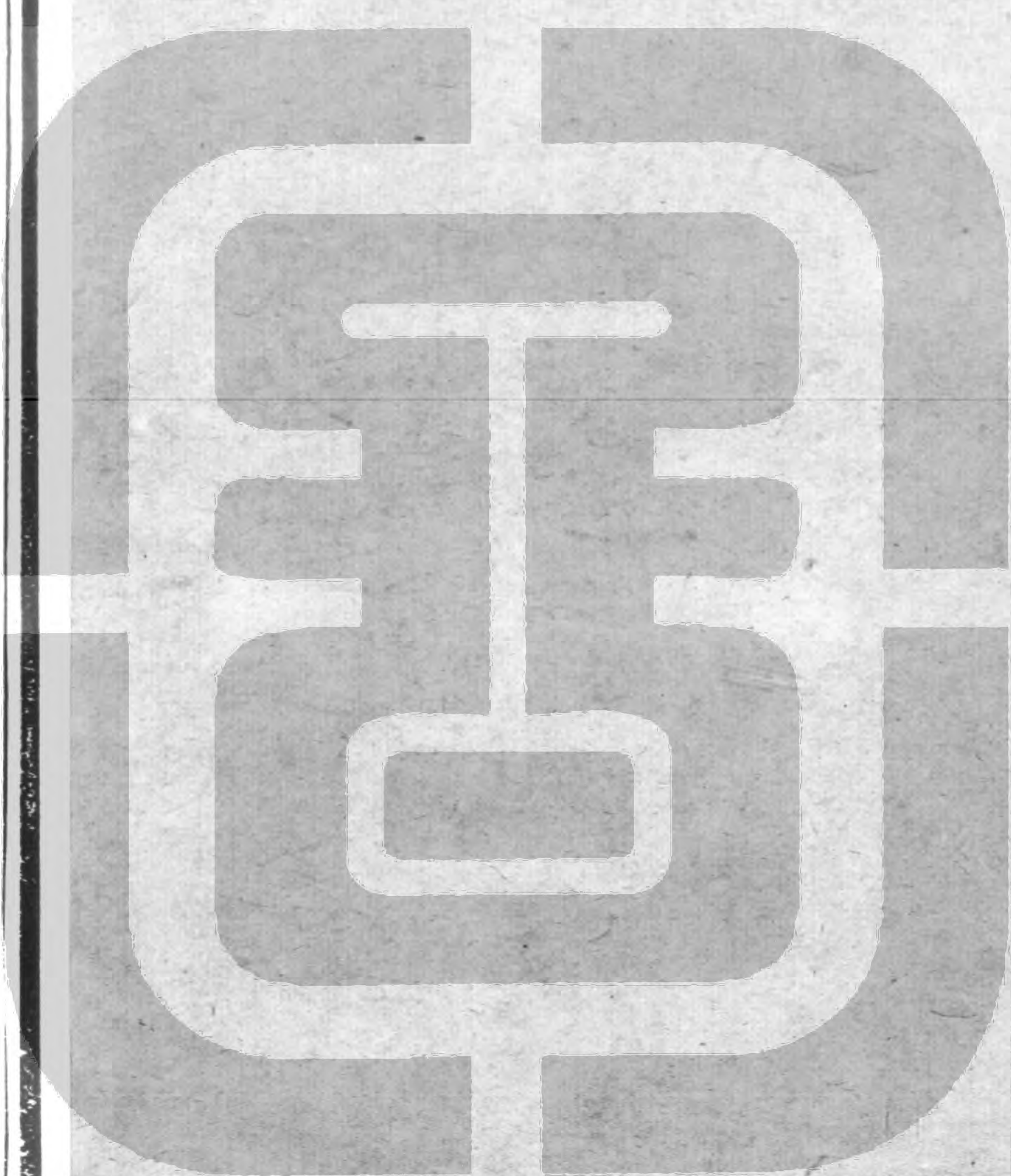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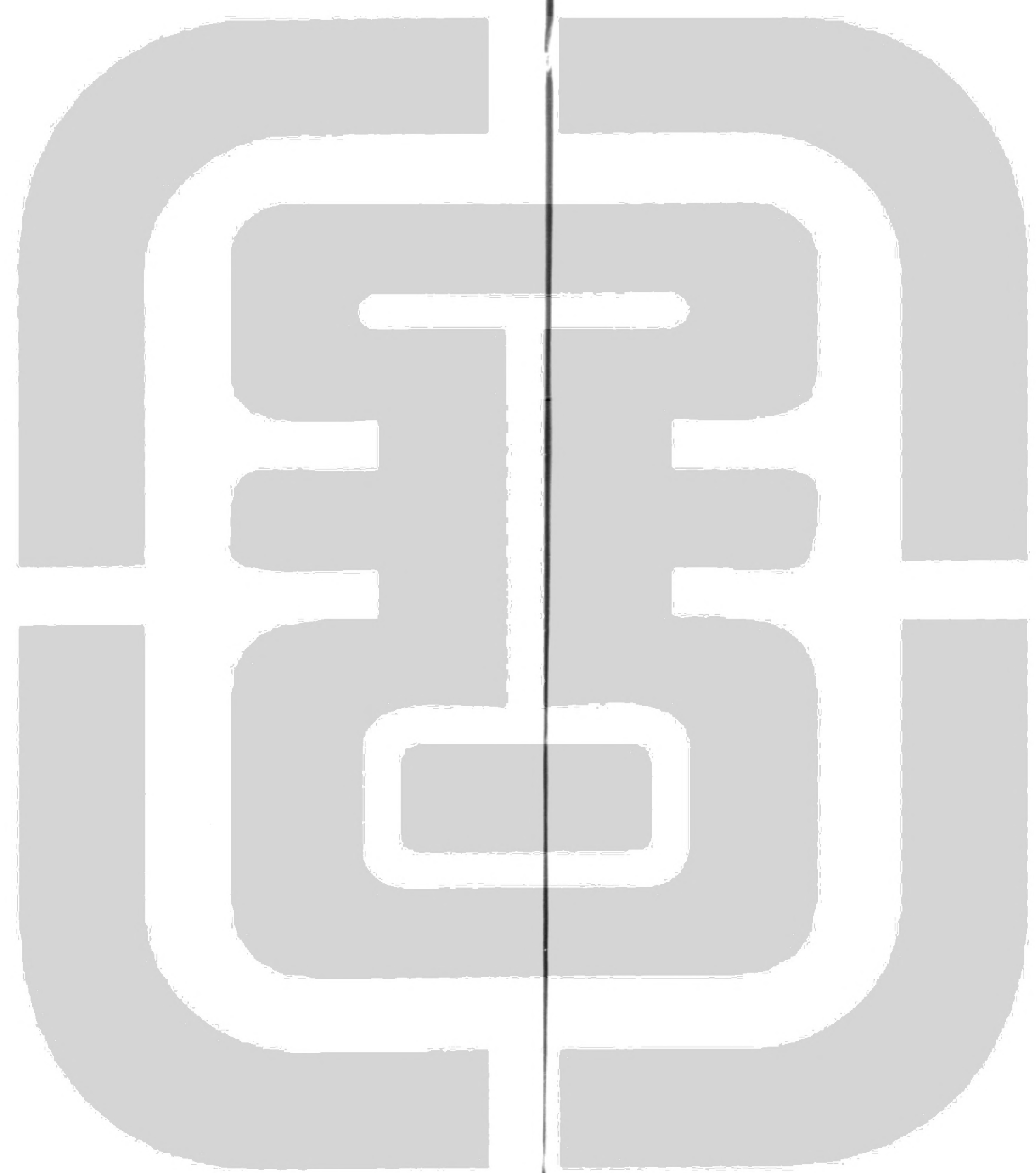


九朝編年

冊五



九朝編年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五

壺山陳均編

太宗皇帝

起甲午淳化五年
止丁酉至道三年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御樓賜宴

以上元節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
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百姓
幸甚上嘿然蒙正退復位

京西江浙大飢

寬飢民罪

論因飢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餘悉以減死論
○時飢民多相率持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
市者甚衆蔡州民張渚等三百一十八人皆當抵死
知州張榮官江嗣宗共議者取其為首杖脊餘悉
從杖以其事上聞上大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
賑飢民遣使分行諸道巡撫上親臨遣謂之曰彼皆
平民因飢取餽糧以圖活命耳揣其情非巨蠹悉為
末減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凶狠難制為患閭里者可

經鉅堂重錄

便宜行從之于是活全者衆

趙保吉寇邊命李繼隆討之

保吉擾邊上怒命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左正言王禹偁上言謂之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投
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
後此賊必又通北虜而擾亂宜擊東南以備西北○
吏部尚書宋琪上言曰頃臣任延州節度判官經事
五年西戎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彛超扞立詔
邠州樂彛稠領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彛超換鎮
彛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儲

不繼遽令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飭遺失戈甲遂為
戎人之利臣聞黨項號為小蕃本非勁敵若其出山
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艱阻窮追則
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方可
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彼烏合之徒勢不可久利
于速戰以逞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之
得志衆乏資食威聲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
保聚之窳預于麟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
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力擊之可以剪除俾無噍類
仍先告諭諸軍凡獲賊中生口資物許為已有官司

經鉅堂重錄

不問如此則人爭功矣

以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

時宋琪上書言夏州成都事宜上密付李繼隆及繼
恩擇利而行

蜀逋租

計二百五十餘萬石

二月李順陷成都

僭號蜀王改元應運守臣郭載率官屬奔梓州上謂
諸近臣曰豈料賊勢猖獗如此乃命蘄州刺史王果
帥兵趨劍州崇義使尹元由峽路進並聽王繼恩節

皇朝通志 卷五
制賊自成都分衆攻劍門成都監軍宿翰兵至合擊
殲其衆

命轉輸用官船

仍給其費上謂宰相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
其甚者斯可也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稍販鬻
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虧損耳呂蒙
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
子豈不知但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陛下此言深
合黃老之理

三月改授陳舜封官

經鉅堂重錄

舜封舉進士及第後因奉事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
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為伶官上曰此宰相不為
國家澄汰流品之過遂改授殿直

李繼隆入夏州

初趙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左都押衙高文岷擊走
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岷知州事趙保忠聞王師來
討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吏卒壁野外上言已與
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遣兵討之保吉反
圖保忠夜襲之保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為趙先嗣
所執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械保忠送關下保吉

皇朝紀年 卷五 四
遁去尋詔削保吉所賜姓名

夏四月墮夏州城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据之地欲墮其城呂蒙正等謂此誠萬世之計乃墮之遷其民于綏銀等州

置起居院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焉起居注上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周翰請于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進御始此

經鉏堂重錄

五月趙保忠降

王繼恩擒李順復成都

先是順之黨二十萬圍梓州城凡八十餘日守臣張雍等併力拒卻之賊退率兵追襲之敗其衆解閬州圍進平蓬州判官陳世卿善射守城日獨當一面親斬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自全之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以身報國柰何欲避難為己保耶擅書至上手詔悉加褒賞焉○繼恩之克劍州也馬知節實為先鋒繼恩嫉其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弱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人攻城知節率兵

皇朝紀年 卷五 五
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迨暮知節慨然
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于郊外
黎明救兵至遂鼓譟而入賊敗去上聞而嘉之遂以
知節為益州鈐轄○繼恩遣部將王文壽領卒三千
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裨將張嶙殺之以所部
五百人與賊合奏至有司請戮其孥上曰此不須殺
乃命悉索營中書遣使招撫士卒果斬嶙首送繼恩
因使為嚮導以擊敗賊

順黨張餘復聚衆為盜討平之

賊攻陷嘉戎等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進攻夔

經鉅堂重錄

州白繼贊巡檢大破之斬獲萬計賊之掩至開州也
長吏以下皆奔竄獨傳序率衆拒戰力屈乃為蠟書
遣人間道上言臣盡力死戰誓不降賊城既破傳序
投火死其家寄荆湘間子爽聞父死沂峽求其父尸
船覆而死人謂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上嗟惻久
之錄其次子賜其家錢十萬○賊五萬來攻陵州城
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塹守臣張旦修完戰具
設鹿角招集民丁拒戰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賊平
賜詔褒之○越明年春獲餘于嘉州其冬以上官兵
雷有終為西川招安使召繼恩歸闕正等盡降餘寇

皇朝紀年 卷五 六
劍南以寧。○尋遣使採訪川峽諸州守貳能否。以稱職聞。賜詔獎之。遂州通判查道與焉。道從知果州時。賊餘黨尚有伏岩穴。緣險為柵也。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殆懼罪。欲延數刻命耳。豈不望悞耶。即微服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捨丘罷兵。請罪。

秋 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却之

麗為契丹所侵掠。來求援。上以北邊甫寧。不許。但優詔答之。自是不來貢。

經鉅堂重錄

八月置宣政使

以王繼恩為之。繼恩有平賊功。中書擬以為宣徽使。上曰。朕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詔別制。是名立為招宣使。初。繼恩自招宣使出為兩州招安使。

九月改內侍省班院名

以內班院為內侍省內侍班院。以內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入內侍班院。為內侍省自唐有之。國初有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至是改為景德二年始創內侍省。為內侍省。遂稱兩省。以拱侍殿中。供洒掃之。

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為南班以通侍禁中服役
其近者隸入內內侍省為北司各置都知副都知押
班由是內侍省進見有時而入內內侍省寵任重矣
蔡京用事改入內內侍省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
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効樞府而省官與執
政等靖康中仍改舊稱至紹興三十年供內侍省歸
入內內侍省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府尹封壽王

用寇準之言也自馮拯等斥嶺南中外無敢言建儲
者至是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以

經鉅堂重錄

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
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
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
即決定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
擾之耳得人心者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
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况人乎書云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旨哉斯言汝宜誠之

大赦

以蜀寇漸平也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
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

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摧之利惟用刻削為功擾我蒸民起為狂寇又曰念茲失德務是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予

以張詠知益州

時城中屯兵尚三萬餘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苦益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益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詠告諭賊黨許其

經鉅堂重錄

自新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縱之繼恩恚以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僕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繼恩御軍無法其下暴橫詠密奏請遣近臣至蜀分領軍旅

冬十一月幸國子監

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勵精求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今豈不得耶

令宰相以下薦士

皇朝編年 卷五 九
上言歷年本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
不可得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揀選而今陛下孜孜
勞于求賢臣等之罪也上因詔蒙正以下各舉有器
識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言宰相所以進退百官今
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固命之○時上勵
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制清望官籍名閱有德行
者悉令舉官○上嘗欲遣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者
蒙正退以名呈上不許他日凡三問終不易上怒擲
其奏于地曰何太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
耳上退謂親信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經鉅堂重錄

後果稱旨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陰雪不見群臣稱賀賀日食不見始此

三司復各置使

命陳恕等領之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奏事上或
未察至形諂讓即歛板退縮俟上意解復進之如是
三四終不易上卒多從之嘗題于殿柱曰真益鐵恕
恕出入三司凡十八年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宮成

車駕親謁上嘗謂左右曰朕在藩邸時先帝所賜恚

以營此宮為百姓祈福不用庫錢也

遣使經度陳許等州水田

度支判官陳堯叟請于陳許鄧穎等州至壽春因水利墾田積穀可省江淮漕運命皇甫選何亮經度之尋各上言臣等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引涇水溉田四萬頃三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今之溉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渠堰浸壞失其水利又言鄭許鄧宿濮七州之地其公私間田凡共二百七十五處併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信任王峻及司馬宣王鄧艾等

經鉏堂重錄

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嶺開道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坊堰若增築勞費頗甚欲望子善籌之凡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戶郎孫冕提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冕奏免賦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罷之

契丹寇府州折御御罷之

契丹自振武入寇御御大破之子河汭虜死亡甚衆上曰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

歸路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御卿世將習知邊情忠勇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朝廷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故矚倚為一面自子河汭之後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矣未幾御卿卒以其子惟正嗣知州事惟正尋以疾召入朝以其弟惟昌代之

趙贊鄭昌嗣賜死

時並為度支都監初上以贊與昌嗣頗以忠直任用之後所為多不法並賜死者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之甄別耳苟盡君子何用刑罰焉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可見

經鉅堂重錄

三代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以堂後官樂崇吉為度支副使

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公事謂之曰汝見擢用崇吉否當更自勉二月令節度至刺史勿與錢穀刑獄

只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貸京畿民穀種

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飼以芻可也

夏四月呂蒙正罷

為右僕射上詔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

以呂端為平章事

復命宰執更押班知印

從呂端之請也端為相持重識大体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事同列多異議端罕有建明一曰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李端詳酌乃得奏行初趙普獨相

經鉅堂重錄

太祖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弛始均於宰執既而復有釐革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

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

先自滄州徙雄州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歎接無所猜忌故虜動息皆能前知及虜敗于子河汭承矩條其殺獲揭于市虜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衆入寇反為承矩所敗上視捷奏具知虜所以入寇之由謂承矩曰

輕脫生事失守禦命還滄州
久旱

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日兩

開寶皇后宋氏崩

謚曰孝章皇后之崩也群臣不成服王禹偁與客后
言之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禮或以告上不悅尋出
禹偁知徐州禹偁在位多所論奏數忤權貴官官尤
惡之上嘗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
容物耳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終不能改禹偁嘗
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

經鉅堂重錄

及在滁州有言禹偁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
馬五十匹顧能肯虧馬價哉

六月限僧尼額

秋七月置江淮兩浙發運使

未幾任中正為江南轉運使副至時歲大稔有羨餘
發運使王子與欲悉調餉京京中正曰東南歲輸者
五百餘萬石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向後或小歉
則數不登將仍于民取之乎子與乃止

蜀陳許等州夏稅租征

京西轉運使姚鉉奏民經灾傷牛多死上覽惻奏然

詔除之。○尋詔州縣部勾流及夫租調什之一者書下考。又令民間自織縑帛非鬻市不算。

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大赦改名恒。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將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楊徽之舉士安兼左右庶子喬繼嶽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兼中舍李至李沅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初置左春坊謂者以壽邸道史。繼為左清道府率副率兼之。按謂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傳宣導引之事不名謂者又十率部品秩崇非趨走

經鉅堂重錄

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

九月李繼遷犯邊

夏州之後繼遷竄于漠北往歲八月遣其弟延信來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賜賚甚厚詔賜姓名是歲六月上遣使賫詔諭令移鎮鄜州繼遷不奉詔至是寇清遠軍詔奪所賜姓名

冬十一月置轉運使承受公事

選朝官及三班為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使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上曰遠民有事不能自達

故置是職

十二月詔議言事者賞罰

詔百官及諸色人自今起請制置事如施行後有顯利者議賞如虧損公私律以朝典

銅候儀成

於秋官正韓符顯所造也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

亦用上辛祈穀之典也上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成為南郊圖

禁增冶利

經鉏堂重錄

轉運使言成州金坑歲課虧少請遣使按行上曰朕所寶惟穀何必言利勅吾民乎遂廢之是歲有司又言鳳州出銅定州出銀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先是洛苑使白志榮自環慶護芻糧往之靈州繼遷伏兵于洛浦河襲之芻粟四十萬悉為所獲志榮僅以身免上怒命繼隆討之

定任子出守制

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覃慶之中書皆受攝守未幾

即補正負不十數年遂通顯籍上以太濫乃詔自今任子只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

五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

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州度沙磧為虜所劫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重臣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端等對請共為一狀張洎越次奏曰上有所詢端等緘嘿不齊深失訐謨之体端曰洎欲有言不遏揣摩陛下意乎洎退上疏極言棄之便上

經鉅堂重錄

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詔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白洎惶恐流汗而退乃召內敏中等詔之曰張洎所言果為呂端料着

蜀盜王鷓鷁叛討平之

偽稱邛南王西川巡檢石普言蜀之亂由賊斂迫急望一切蠲其租上許之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尋討平之

秋七月汴決穀熟口

命塞之

以陳靖為勸農使

靖時為直史館疏言古者強幹弱枝之道必先富實于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縣之墾者十總二三望擇大臣一人兼領司農事于中又于郎官中選為副者執事于外自京東西擇膏腴未耕之地申以勸農如授臣斯任則三年可報命

甲寅寇準罷

康戩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爭以傷國体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其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執論帝曰夫鼠雀尚

經鉅堂重錄

知人意况人乎遂罷出知鄧州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上既罷準仍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不押班執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並如舊制然押勅齊班行並馬亦自準始未易也

九月復命李繼隆等討李繼遷

初上遣繼隆等分環慶延夏麟五路並進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既而繼隆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入奏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因手詔切責比至已與慶州路兵先發不見虜乃復引

皇朝通志 卷五
還獨范廷召至起兵至烏白池斬獲甚多繼遷遁去
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
上先是閱兵崇政殿以方畧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
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奔走凡十六戰皆捷先是
運糧靈州上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
則成列待之汝諸將亦卒以違節制致敗也○時命
戶部使張鑑調陝西節度即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
曰伏以疲乏之民數年來困于徭役畜產蕩盡室廬
頓空加以浦洛肆行屢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遷延
非獨令之不行實緣力所不逮况復先棄糧草見今

經鉅堂重錄

逐露追科本戶稅租在道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
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餼糧
乏絕力用殫窮顧此數羸尤堪軫惜今若復有差率
益致流亾縱令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但願陛下
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號東作慎固邦本
詳求武經先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地要
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湏困甲兵而援送事
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
焚溺深而難救矣

皇朝通志 卷五
環慶等州地震

冬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

先是上嘗召三司者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言不可口占願得條對上許之因謂宰相曰此輩自幼寢處其中必周知本末卿等但假以顏色則令剖析宜有所資益三司使陳恕等終不肯降意後上召恕等責以吏事廢弛恕言國用所須浩大臣等時舉利權朝廷憲侵民皆不行又時有灾沴必盡蠲其積欠雖使桑洪羊復生亦不迫也上曰卿等清而不通且如薄領一處節目未備即以十縣五年不決此卿等之過也皆頓首謝溥等條上利害

經鉏堂重錄

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恕議定之而後施行上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錢穀細務亦自與用心區分者蓋以知前代帝王昏弱者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賦德宗遣其子舉往來得百萬斛以救艱危則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望吾毫髮之惠不可得也○元年因三司孔目官楊元實等所陳條目置行帳司檢校三司帳司籍命御史知雜張東主之官物之

羨溢者凡九百二十八萬五千緡上以元寶等首為規畫悉遷其秩以充逐部孔目官上又併三司為一部事繼又令監鈇使陳恕議其可否恕言三司繁要若令三司各主一司此為長策其勾院也磨勘二司出于舊制關防之係莫加于此理欠凭由二司雖非舊制亦為所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司額勾除提點司是皆中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所得擬議上然之是秋遂併理欠凭由為一司廢提點司

十一月置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以周瑩及

經鉏堂重錄

使劉承規為之

上以二人久侍禁闈嘗立戰功故特加寵遇以瑩為客省使承規為六宅使並為簽署提點凡重務一以委之樞密使不敢專決內臣簽署樞密蓋始此然禮不得視執政也

丁酉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

時邊境多事上意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化基寬中有度量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克自立

葬孝章皇后

初以陰陽均忌權寔于都城之西北至是祔塋永昌陵

二月李繼隆擊李繼遷敗之

繼遷遁去

上不豫

三月上崩于萬壽殿

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

太宗○上嘗語宰相曰大凡為君為臣者宜常兢惕不

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

下方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可為鑒戒○

經鉅堂重錄

上每旦受朝畢在崇政殿決事至日中尚未御食淳

化中謝泌請選朝進食以畢然後御殿上不答之○

上又嘗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

必先自正其身孰敢不正至內外官吏皆量材任職

譬如匠工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缺也宋琪曰近見

陛下自供奉殿直諸州郡吏咸親加選拔內外無不

知勸所謂竹頭木屑亦不棄之理也○又嘗曰清靜

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呂端對曰國家若將黃老之道

其效甚速呂蒙正亦謂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

上封議事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

定之上曰朕意不欲塞人言耳○又嘗曰治國在乎
修德四夷當置度外通年觀薊北兵過桑乾河不由
橋梁往則奮曰銳先還乃勒兵浚殿靜而思之可
為戒○又嘗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間亦
無幾耳○時有京畿民詣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職猪
詔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
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
民矣○又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之聽斷
尚恐有燭照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
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驚畏又曰唐末帝王

經鉅堂重錄

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多中人在側何曾君臣
言得一事趙昌言曰既開延英苟逾數刻史臣書之
以為美談今天下若非陛下聽職決不俸則封疆萬里
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也○嘗有日本
國僧來朝言其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
世八十五王矣其臣亦皆世官上聞之歎息久因謂
宰相曰此島夷耳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
五代世數尤促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
庶獄有冤未嘗敢自暇逸以畋遊聲妓為樂冀上穹
降鑒庶幾子孫長久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也

皇朝通志 卷五
卿等各宜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咸平中三司著上經費數真宗曰先帝以財賦國之本本則必求諸合道而為之定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惜物諸凡皆存損節心故躬服澣濯之衣雖古聖蔑以加也

皇太子即皇帝位

初太宗不豫李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鑱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經鉏堂重錄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嘿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始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昌齡等尋坐交通權貴漏泄禁中語貶昌齡忠武軍行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臣僚與交通者一切不問

夏四月大赦

尊皇后為皇太后

宮曰萬安

以郭贄知大名府

贄求對懇辭上謂輔臣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

不行後將何以遣人

命安置繼恩于均州籍沒家資

梁周翰知制誥

故事入西閣門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黎柏封南平王

五月求直言

於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畧曰去年永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餽運糧草二十五萬到者總七八萬百姓死者十一萬人陝西二十五州不勝

經鉅堂重錄

困弊臣以為地動方位既在閔輔豈無在下輒動乎萬一閔輔有變則臣之憲西川復保劍閣之危南方復將長江之阻上出其疏令酌行之。右正言孫河獻五議其一議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所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復托稱上旨動必中旨寔戾成算請擇文儒委以邊任勿使小人撓其權竟以催收之租利悉以與之監軍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制其二議申明太學曰使寒畯之士由鄉閭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郡縣

皆按舊典立學官嚴試課荐剡法其三議釐革遷轉
 曰伏見園邱霈澤並許叙遷之今之班簿臺省宮寺
 凡七百員若十年內肆赦相仍必恐官僚過于胥徒
 朝廷多于州縣其四議復制科五議復鄉飲口監察
 御史王濟上疏畧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怒
 容姦惡者似仁蘊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
 訛者以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貪祿位者
 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則速亂之基也又曰
 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
 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俸薄吏俸既厚雖官少衣

經鉅堂重錄

食而廉恥自生○刑部員外郎馬亮疏言陛下初政
 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又云州縣逋負多至數萬
 軍資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北部員外郎刁勻奏
 赦書雖已蠲舊賦而有司督責如故又言契丹仍歲
 入今宜私賞毋及于小人私罰毋施于君子開諫諍
 之門塞讒諂之路毋以春秋鼎盛而耽于逸游毋以
 血氣方剛而惑于聲色

罷發運使

上初親政務從簡易也

出宮人

立夫人郭氏為皇后

上為襄王時潘氏卒太宗復為上娶郭氏守文之女也後封魯國夫人因謂近臣曰唐肅宗實仁孝之主在東宮時已髮白明王臨幸乃知未有正妃于掖廷選籍沒之女賜之而生代宗朕常以戒諸王曰今茲姻耦恣是大臣將相之家六禮具備朕蓋欲厚人倫也可不勉哉

追尊上母夫人李氏為賢妃

防禦佐英之女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

六月禁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物

經鉅堂重錄

罷三司副使

追冊皇后潘氏

謚曰莊懷陵曰保泰

錢若水罷

自同知樞密院事罷為集賢院大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讓之人固不足以名位為先忠貞之士亦不肯以窮達易志如其有以爵祿之榮而思効忠于上中人以下之所為也太宗然其

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見昌言否鎔對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即曰昌言實未嘗涕泣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既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也蒙正前日一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日望復位將目穿矣若水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岩穴高士不求爵祿者甚多也如臣輩誠不足重上嘿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將俟歲滿即移疾已而會太宗晏駕未果至是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

經鉅堂重錄

請

秋七月令轉運迭入對

詢以民間利病

寬商征

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負販謂之墟市謂降條約令于城邑交易莫其增市上曰徒擾民耳不允

戒西邊諸疆事

上謂輔臣曰朕以戒疆吏但謹圻堠嚴卒乘虜來駢逐勿遠追仍遣使與邊臣議靈州事宜必使關輔之

民得息肩也

八月以周瑩為宣徽北院使

舊制宣徽使班在樞密副使之上周瑩請居其下詔從之初瑩與劉承規同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

西川戍卒劉旰叛討平之

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追擊旰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回賊兵已數千人若少緩之必倍勞費即復引進正亦尋至遂破旰平其黨旰自起至滅凡千日正始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將行舉酒屬諸校曰

經鉅堂重錄

此行亟殄賊不然此地還為爾死矣正由是倍道疾戰

冬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

祔廟且以懿德皇后配祔莊懷皇后于別廟趙易安謂以序當用淑德皇后詔有司詳議間禮官言淑德皇后無位號懿德享封大國用懿德為是詔恭依有司尋上言冬至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

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太享明堂奉 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示奉 宣祖配至親郊園 正奉 太祖 太宗並配詔可之

十一月復分勾院為三
議來歲改元

命王欽若等分判三院

初欽若為亳州監倉時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欽
若命悉輸之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太宗喜手詔
褒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旱蠲租時有言所蠲
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命選欽若等覆按欽若獨乞全
放至是擢用上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之欽若
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時天下宿逋有
自五代迄今督理未乙者欽若悉奏除之上大驚曰

經鉅堂重錄

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
收天下之心耳

皇朝經年

卷五

五

經鉅堂重錄

